

(上接第一版)

刘以鬯写《茅盾的〈走上岗位〉》，是希望借此引起大家“对这部埋在土中的长篇小说的注意”。文章发表后，“却没有得到什么反应，只有司马长风打过一次电话给我，说我提出的问题值得探讨。”司马长风就是三卷本香港昭明版《中国新文学史》的著者。

1982年，香港《抖擞》杂志在7月出版的“茅盾研究专号”重刊刘以鬯的这篇文章。刘以鬯在新加的“后记”中再次提出“《走上岗位》是不应该被忽视的”见解。写这篇“后记”时，《走上岗位》已在日本出版。为此他说：“《走上岗位》现已‘出土’，重印这部小说的却是日本。这朵‘花’开在‘邻国土地里’，不能算是值得高兴的事。应该探索的是，这部小说怎会埋湮30多年？”

从《走上岗位》到《锻炼》

《走上岗位》单行本为何一直未能出版？刘以鬯的“猜测”是，茅盾对原作“并不满意”。这确是主要原因。抗战胜利后，茅盾曾说对这部长篇小说要“修改”或“改写”。

抗战胜利后，茅盾在1946年1月15日的一封信中写到：“《走上岗位》尚未动手修改，请兄不要等候了……以免误事。”（《茅盾书信集》）这里的“修改”，自然不是为了重新发表，而是为了印行单行本。因此，茅盾写信的对象应是重庆中西书局有关的人，因为茅盾答应由中西书局印行《走上岗位》，书局还登过出版广告。茅盾3月离开重庆后，此事就没了下文。

茅盾离开重庆经广州、香港于该年5月26日回上海后，第二天就接受了《文汇报》记者采访。问及今后计划时，茅盾答：“计划总是有的，只是说了有时不容易做到，所以现在还是不说的好。不过，稍微安定之后，《霜叶红似二



花山文艺出版社《走上岗位》与本文作者所藏香港版《锻炼》书影。

月花》就要续写，还有一个已经写好的题为《走上岗位》的长篇，也要改写。”8月24日，茅盾访苏前接受《文汇报》记者王坪的采访（见《茅盾被邀赴苏观光》）。在回答“到上海写了些什么作品时”说，简直不能静下心来写东西，《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没法子写，《走上岗位》也没有动笔。《霜叶红似二月花》1942年创作于桂林，“是一部规模比较大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

之后，茅盾至少两次明确说过对《走上岗位》“不满意”。第一次是在1978年2月19日致叶子铭信中提及：

《走上岗位》，在重庆写（内容大概是民营工业由沿海城市迁往大后方），未写完。登于何处，记不清了。我对此稿不满意，未留底。

第二次是在《雾重庆的生活——回忆录三十》中说的，还说到与另一长篇《锻炼》的关系：

《走上岗位》是我在1943年的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产品，对它我是不满意的。后来，1948年我在香港，就把它否定了，采用了《走上岗位》中部分故事和人物，另起炉灶，写成了《锻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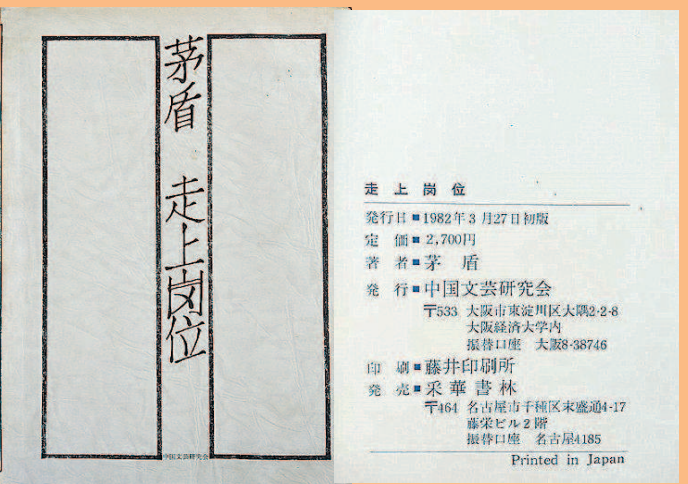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锻炼》是茅盾从上海秘密赴港后创作的，1948年9

月9日至12月29日连载于香港《文汇报》。改革开放后，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通过在新加坡香港分社工作的万树玉征得茅盾同意，把《锻炼》收入“时代文学丛书”。茅盾利用这次机会对《锻炼》作了修改，并于1979年10月4日为该书写了“小序”。

1981年2月23日，茅盾已经住院，韦韬、陈小曼在代茅盾回复庄钟庆的信中这样说（《茅盾答问实录》）：

《锻炼》尚未印出，补上了最后一章（关于难民收容的），材料取自《走上岗位》，所以《走上岗位》沈老已不打算再印，把其中的材料合到《锻炼》中去了。沈老为《锻炼》写了一个小序。

“尚未印出”只是当时尚未见到，其实已于1980年12月出版。《走上岗位》“不打算再印”，大概是因为“把其中的材料合到《锻炼》中去”了。“其中的材料”是第五、六章，稍作删改后移为《锻炼》第十四、十五章。这在“小序”中作了交代：“现在整理旧稿，加了两章，写上海的官办难民收容所中的凄惨情景。”值得欣慰的是，茅盾见到了《锻炼》单行本。三天后的26日，万树玉送来了新出版的《锻炼》样书。他回忆说：



本文作者所藏日本采华书林版《走上岗位》书影。

茅公看了看《锻炼》的封皮，再翻了翻，颇觉满意地说：“好。”我指着封面上红的底色和火苗说：“这象征着抗日的烽火。”茅公听后乐呵呵地笑了。

一个月后，茅盾逝世，未能见到5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内地版《锻炼》单行本。

魏绍昌的努力

除了刘以鬯，关注茅盾长篇小说《走上岗位》“命运”的还有一位学者，他就是魏绍昌。

魏绍昌与茅盾早在1946年就有联系。抗战胜利后，他给刚到上海的茅盾写了第一封信，还附上了茅盾著译的单行本目录，请他过目校订。上世纪60年代初，魏绍昌欲为茅盾编完整的著译目录，“在查找报刊的过程中，发现茅盾的三部中长篇小说，早已在报刊上连载完毕，一直没有出过单行本。”“于是我写信给茅盾，建议他早日出书”（《未完成的〈茅盾文学作品插图集〉》）。他回忆说：那时我国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然而他（指茅盾）回信仍表示“目前不必浪费人力物力”，“十年以后，或许又当别论”。

“十年以后”，刘以鬯提出了

自己的见解，但《走上岗位》仍未能由茅盾生前出版。1982年3月27日，茅盾逝世一周年时，《走上岗位》单行本终由日本名古屋采华书林重印、大阪中国文艺研究会发行。单行本用中文出版，这是魏绍昌努力的结果。

魏绍昌专为该书撰写《日本重印〈走上岗位〉前言》。文中说：“我们决不能低估这部长篇小说的价值，更不容任其被悠久的岁月尘封，湮没无闻。”“前言”稍作修改后作为国内版《走上岗位》的跋文。国内版《走上岗位》于1984年4月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画家沈天呈专门创作了12幅精美的插画。《走上岗位》后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和黄山书社版《茅盾全集》、2015年版《茅盾文集》。《少年印刷工》单行本则于1984年4月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魏绍昌写了跋文。

《走上岗位》并非如茅盾所说“未留底”。手稿为墨水毛笔书写，小楷字体，字迹端正。1996年3月，该手稿由茅盾之子韦韬捐赠给上海图书馆，后收入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茅盾珍档手迹》。

（图片除注明由本文作者提供外，均为资料照片。）

老舍两度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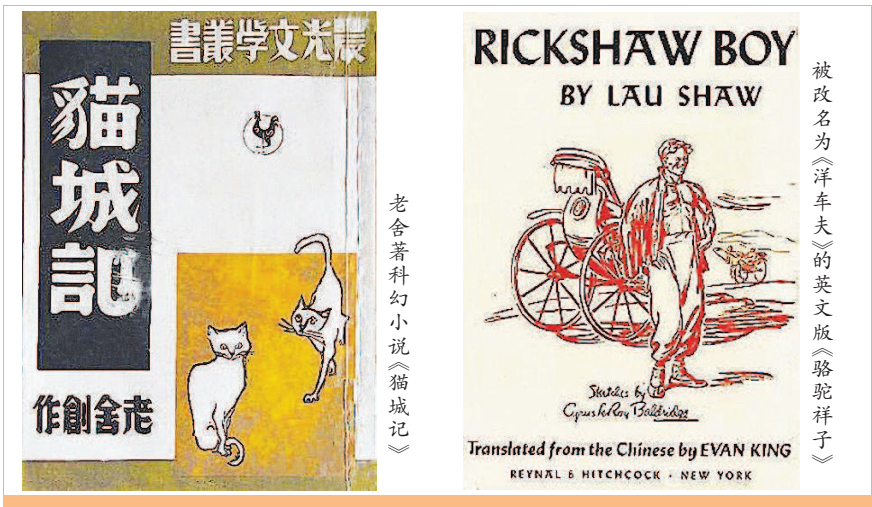
■周铁钧

老舍曾荣获“人民艺术家”称号，他的作品不但在国内享有盛誉，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行海外，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

1944年5月，美国人伊万·金读了老舍1939年出版的《骆驼祥子》，被精彩的故事、鲜明的人物深深吸引，决定译成英文。1945年2月，书名改为《洋车夫》的英文版《骆驼祥子》在纽约出版，在华盛顿、旧金山等各大城市书店热销，登上美国年度畅销书排行榜，从而受到当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关注。

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已拟定授予法国诗人、戏剧家保尔·瓦莱里，然而，未及公布，保尔·瓦莱里却因病去世。按诺贝尔文学奖规定：不授予故去的人。评委会只得重新选举。有人提名畅销书《骆驼祥子》，评阅后给予一致好评，同时也有人提出：故事结尾过于简单唐突，与作品整体架构脱节。

原来，伊万·金翻译时对结尾做了大段修改，变成祥子和小福子都没死，祥子



联络几个车夫朋友，冲进白房子把小福子抢了出来，还带出一大笔钱，他俩逃往另一座城市：“夏夜的清凉，他一面跑着，一面觉到怀抱里的身体轻轻动了一下，接着就慢慢地偎近他。她还活着，他也活着，他们现在自由了。”（英译本《骆驼祥子》结尾）

译者违背原创本意，杜撰大团圆结局，虽迎合了西方人的心理和阅读习惯，却破坏了作品的故事结构、人物形象和主题，导致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

1932年，老舍的科幻小说《猫城记》问世，内容是一架飞船前往火星，着陆时机毁人亡，只有“我”幸存，被一群猫脸的外星人带到猫城，开始了离奇古怪、艰难坎坷的外星生活。

这部超现实作品被介绍到欧洲，题材和风格得到西方人的青睐，英、法、瑞典等文字译本相继问世，在国际文坛的知名度不断攀升。1968年，老舍和《猫城记》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终评，在五个候选人投票中获第一名。这年，瑞典驻华大使受国内委托，在北京寻找老舍，却得知他已于1966年8月去世。按诺贝尔文学奖不颁逝者的规定，评委会只得重选，结果，奖项颁给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

曾有人对老舍两次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提出质疑，因为按规定，所有评选细节和未公布的结果都须严格保密，不可能被公众所知。但据作家萧乾回忆，1951年，他去瑞典参加学术会议，从外国友人处得知：老舍确在1945年因译者擅改《骆驼祥子》结尾，落选诺贝尔文学奖。上世纪60年代，瑞典驻中国大使也曾证实：1968年，瑞典文学院委托他与老舍联系，通知评选结果。

老舍虽未获奖，但他以深刻远博的文学思想、醇厚质朴的艺术风格，成为永远闪耀在世界文坛的一颗明星。